

■与书 有约

巴金《家》版本漫谈

在中国现代文学馆、上海市作家协会、巴金故居主办的“美的丰富矿藏——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藏书展”上,展出了120种巴金珍贵藏书。巴金晚年曾说,“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份工作。”他把自己收藏的数千册藏书,众多手稿、书信,以及15万元的稿费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,其中就包括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家》的各类版本。

巴金的创作举世瞩目,20世纪30年代初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《家》具有里程碑意义,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。1931年4月18日,《家》(初名《激流》)开始在上海《时报》连载,1933年5月,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单行本初版,问世至今已有90余年。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巴金全集》编者统计,从初版问世至1951年4月,《家》在18年间共印行32版次;1953年6月,巴金对《家》修改后,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版印行,截至1985年11月的32年间,又印了20版次。正如司马长风在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中对《家》的评价,它是新文学史上拥有读者最多的小说之一。

1933年11月第二版: 见证故友情谊

《家》的初版本问世后很受读者欢迎,被抢购一空,半年就再版了。1933年11月的第二版,发行者为杜海生,美成印刷公司印刷,书价为大洋一元七角,在上海开明书店及广州、南京、北平、汉口、长沙等地的开明书店分店销售。

这版《家》是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文库中的最早版本,由巴金亲笔签名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。在这本《家》的最后一页上,有一段钢笔字题跋:“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和巴金同往开明,他买了此书送我,我费了三天看完了。读完此书,我对他似乎更认识一点。河清 九月一日”。“河清”是巴金的朋友黄源的字,从题跋文字可以看出,这是黄源一口气看完《家》后的有感而发。后来此书又机缘巧合地回到巴金手中,在这行字旁,巴金写下:“看到河清的字,感到亲切。”这句话的笔迹与扉页题赠相同,系巴金晚年笔迹。当他重新翻看这本书,睹物思人时,或许几十年前两人一道去开明书店买书、赠书的情景又浮现于眼前。

开明书店第四版: 批注保存珍贵史料

巴金藏书中有一本1935年开明书店第四版《家》,封面题:“这是第四版 十版代序缺”。此书有600多页,巴金本人在其中200多页上留下了修改与批注手迹,这些修改痕迹成为后续版本修改的重要参考,有的修改痕迹直接体现前后版本的差异,有的修改痕迹则没有在后续的版本中得到印证,折射出巴金在《家》的修改、校对与定稿过程中心态的转变。更为珍贵的是,书中留下随感式的阐释性批注,是最贴近作者内心的表达。在书的首尾空白页中,有很多小说中未曾精确刻画的内容,比如巴金成都家的地理草图、觉新年谱、《家》中主要人物的辈分表、行花酒令宴席的座次表等,可以说是一份珍贵的写作“备忘录”。

这些罕见的手迹资料,不但在初版的《家》中看不到,在后续版本中也没有

直接体现,它们是巴金以作者与读者双重身份阅读《家》时留下的,是探索作家创作思路的珍贵一手资料。正因其稀见与珍贵,巴金将该书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,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手稿类馆藏一级品进行保存,后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“国家一级文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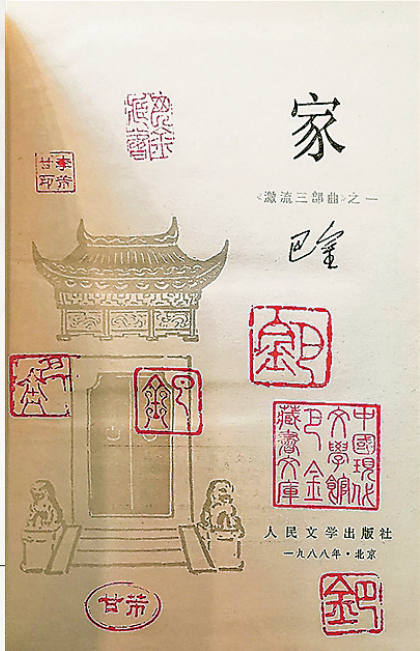
修正一版特制本: 精致的善本

1938年1月,开明书店正式印行了《家》的修正一版。1938年3月,“激流三部曲”第二部《春》出版发行,开明书店特地为巴金装订了特制本送给他,其中《家》的外壳封面用的是浅褐色的绸缎面,刺绣以深褐色的五角枫叶为图案,封面无字,只是书脊有一烫金“家”字。

《春》的外壳封面选用浅绿色绸缎面,配以茶绿色五角枫叶图案,封面同样无字,书脊烫金“春”字,典雅醒目。后来到了1940年4月巴金的《秋》出版了,开明书店又为《秋》做特制本,硬壳封面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龙凤呈祥图案,似乎是讽喻高家终将没落的结局。开明书店为巴金特制的“激流三部曲”版本可以说是“稀见善本”,珍贵程度可想而知,如今这三部特制本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文库中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插图本: 图文并茂,相得益彰

新文学作品在出版中渐渐形成了利用插图提升阅读效果的传统,如1939年开明版丰子恺绘《漫画阿Q正传》,丁聪绘《鲁迅小说插图》,刘岷绘《子夜之图》。巴金的《家》也有插图本,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月北京第2版、北京第13次印刷的《家》(插图本)。此版的文本以195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本为底本,加入插图而成。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中藏有一本,巴金在扉页先后两次写道:“赠济生 巴金”“这是唯一的中文插图本 金”。济生是巴金的弟弟李济生。此版《家》硬壳精装,白色封皮褐色书脊,封面上方中央有一个红色的菱形色块,内有一隶书“家”字,下面是



盖有8枚印章的《家》。

巴金的手书签名,整个设计朴素大方,颇具特色。

该书插图由流旦宅绘制,“流旦宅”即著名绘画大师刘旦宅。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向国家文物局申报的文物定级名单中,一幅“1963年刘旦宅画曹雪芹读书像(郭沫若题字)”与“1944年李可染画赠阳翰笙《瀑布与牛》”“1951年齐白石画赠老舍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”“1962年傅抱石画赠刘白羽《湘夫人》”一起被国家文物局定为“国家一级文物”,足见其画作之价值。刘旦宅为《家》作了7幅插图,均采用画家本人擅长的水墨技法。

巴金本人在扉页题注称“这是唯一的中文插图本”,因为落款没有留下时间,题注何时所写难以确定,然而即使在当时来看也并非“唯一的中文插图本”。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唐授藏书文库中存有另一插图本的《家》,为1941年8万叶书店出版,由费新我、钱君匋绘图,出版于1941年的上海“孤岛”时期。“唯一”的说法,或许是巴金的误记。

经典作品加上大师画作可谓锦上添花,后来1978年外文出版社《家》、2008年香港文汇出版社《家》、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家》(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插图本;刘旦宅插图本)都使用了插图。

四川人民出版社文集版: 《家》的“最终定稿”

巴金对作者修改自己的作品,观点十分鲜明:“关于修改作品,有人有不同的看法,可是我坚持作家有这个权利”,“倘使改的不好,读者不满意,可以写文章批评,但是谁也不能禁止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,规定以初版本为定本”。

《家》的修改大约有10次,直到1982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十卷本的《巴金文集》时,巴金依然在修改,但这次改动就“微乎其微”了。1984年12月,巴金在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发行的《激流三部曲》所写的序中明确说道:“一本《家》我至少修改过八遍,到今天我才说我不再改动了。”正如其所说,后来《家》的再版再印与收入全集等,都以1982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《巴金文集》第一卷《家》为底本。至此,巴金完成了对《家》近半个世纪的修改修订。

“信手拈来”的印章本

在巴金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中,有一本平平无奇的《家》,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发行的一个较为常见的版本。但翻开书页,就会发现它的不同寻常之处:8枚鲜明醒目的红色印章,除去1枚“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藏书文库”印章是文学馆业务用章外,另外7枚均为巴金“名章”,计有“巴金藏书”印章1枚,“巴金”印章4枚,“芾甘”“李芾甘印”印章各1枚,这7枚印章都在他的藏书中出现过。巴金有通过扉页印章为图书分类的习惯,这一页印章十分齐全,猜想或许是某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,巴金悠闲地整理自己的藏书,一时兴起,找出家中所有印章,在此书的扉页上一一加盖。如此多的名章盖在《家》上,也从侧面凸显了作者对这部作品的看重。

《家》的创作使巴金从徘徊和寻觅中走了出来,这部作品对巴金整个创作生涯和人生旅程都有非凡的意义。《家》是以反封建专制为主题的作品,从它诞生之日起,就如一把尖利的长矛刺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营垒。数十年中,它和它的主人经历了岁月的风霜雨雪,这柄长矛在作家的磨砺下更加锋利。每一次的修改都使书的内涵不断深化,艺术日臻完美。《家》版本的演变清晰地呈现了巴金思想轨迹和创作技巧的变迁,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座富矿。”

姚明

读 / 书 / 日 / 记 DUSHURIJI

在往事里走动的人

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/图

《书店日历》第二周,刊登的是南昌青苑书店,这是一家创立于一九九二年的第一代民营书店,今年已经三十三岁。本周读的几本书,大多与往事有关,生于斯长于斯,最终都成为往事。

1月8日 甲辰腊月初九

2025第一周一晃而过,读了五本书,写了若干篇小稿,节奏是对的。

获赠严晓星兄主编《掌故》第十一集,一如既往地高水准,其中沈津先生的回忆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宋希於兄的《周肇祥晚境再扶隐》,艾俊川兄的《麻将前史》等几篇尤为好看。

1月9日 甲辰腊月初十

又是一年“北京图书订货会”,今年在展场有两场活动,其一为《书店日历·2025》分享会,其二为韩浩月兄新作《在往事里走动的人》首发。我和韩浩月、潘采夫三人深度捆绑,有这样随时为兄弟站台的朋友真好。互相鼓励,互相打气。

走马灯式的会场活动不过瘾,还没聊开就结束了,但今天在会场还是见了不少人,说了不少话,有了一些想法,又欠下一些债。这么多年至少参加过二三十次订货会,有时因职务采访,有时为朋友站台,有时为自己的书作宣推。尽管这类活动有点走过场,但每年来会会朋友、聚一聚,已成习惯,也很开心。

1月10日 甲辰腊月十一

中午又来国展,浩月兄新书《在往事里走动的人》首发,几位老朋友一起聊故乡、谈往事,确实自在、松弛,但时间有限,意犹未尽。我想,有必要再约时间,再聊一场。

下午去东方出版社参加他们社十大好书评选,见到很多老朋友,大家很快对今年的好书达成共识,选出2024年度好书,也期待他们来年出更多好书。

1月11日 甲辰腊月十二

宗兄韶毅寄赠《新敬乡楼图》,此长卷印80套,有幸获此一套,编号49。“敬乡楼”乃温先乡贤黄公溯初先生的藏书楼,黄公曾邀姚茫父、汤定之、萧俊贤绘“敬乡楼图”,梁启超、郑孝胥、刘景晨、刘绍宽等十七家题跋。图今已不存,幸有题跋存留。宗兄韶毅乃有心、好事之人,邀温籍文化人士重绘“敬乡楼图”,重录题跋,装裱成手卷,达18米之长,蔚为大观。

旧有“敬乡楼图”及题跋,今有“新敬乡楼图”及录跋,此一传承成其佳话,系研究黄公及温州藏书文化的重要文献。方兄善也!

1月12日 甲辰腊月十三

今日读苍南学者周功清兄大作《小戏大做》,此书研究苍南霞关库下村采茶戏民俗,虽曾听说过“神赛会”和“采茶戏”,却没亲眼见过,读此书

才了解此地方民俗的来龙去脉,以及对当地民众的凝聚力,并且逐渐演变为年俗中民众的狂欢节,期待未来有机会亲自去体验一下“神赛会”的狂欢现场。

1月13日 甲辰腊月十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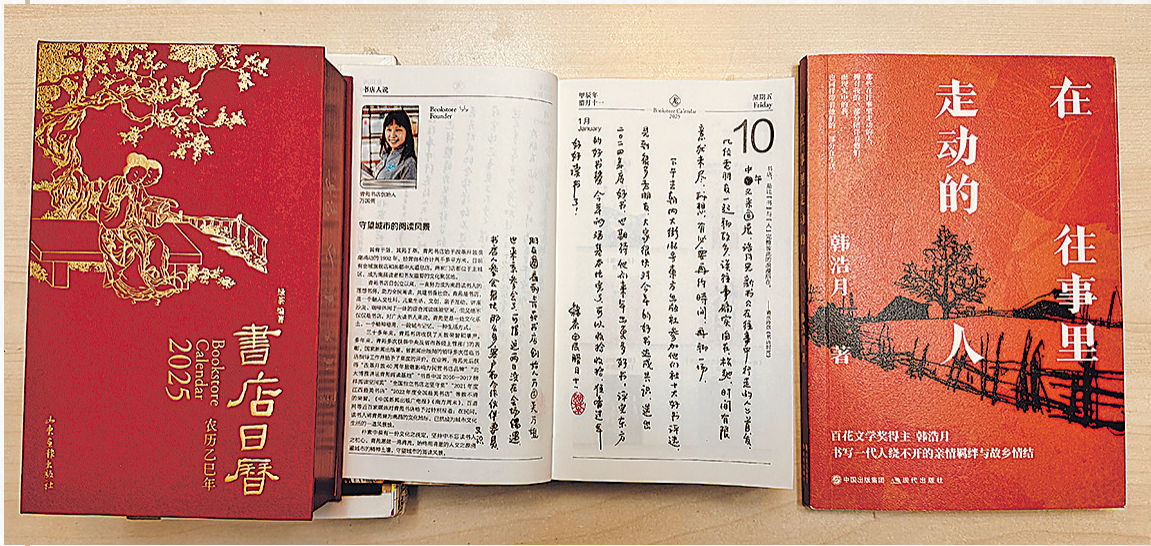
青苑书店成立于一九九二年,今年三十三岁,三十而立的青苑书店越发彰显其对于南昌的意义,以及对城市阅读文化的影响。店主万国英说:“书店未来在于书,在于读者”,青苑书店已经培养了几代读者,他们将是青苑书店最有力的支持。

读《生长于斯》,作者林长丈,温州龙港人,是我老乡,于是找来一读,该书研究六朝史上的“地方”,考察地方人群与制度的互动,挺有趣的题目,但论文味浓,可读性弱。

1月14日 甲辰腊月十五

日历中每一日选一句“书店情话”,这些话闪闪发光。就像今日,梵高说:“我仍有一个心愿,要画一家书店……”不知道梵高最后画了这幅书店没有,我没有见过。我今天也想画一家书店,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开了一个专栏“茶画会”,文已交,等画同步刊发。拖了好几天没动力,今天看了梵高这句话,突然很想画出来。

继续读林昌文的《生长于斯》,还是枯燥难啃。林昌文是武大鲁西奇先生的学生,鲁老师的研究也很很深,但他的书好看。看来,林还需修炼。



山口书局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/图

他发了过去。这是家真正的独立书店。

看见有一只美短虎斑在店内巡视,和我家花卷长得几乎一样,它有点骄傲又优雅,压根不理睬蹲下来的两脚兽对它发出了讨好的“喵喵”声,给它拍了照,可能它直觉我拍得还不错,径直走过来,赏赐般地让我摸了摸它的额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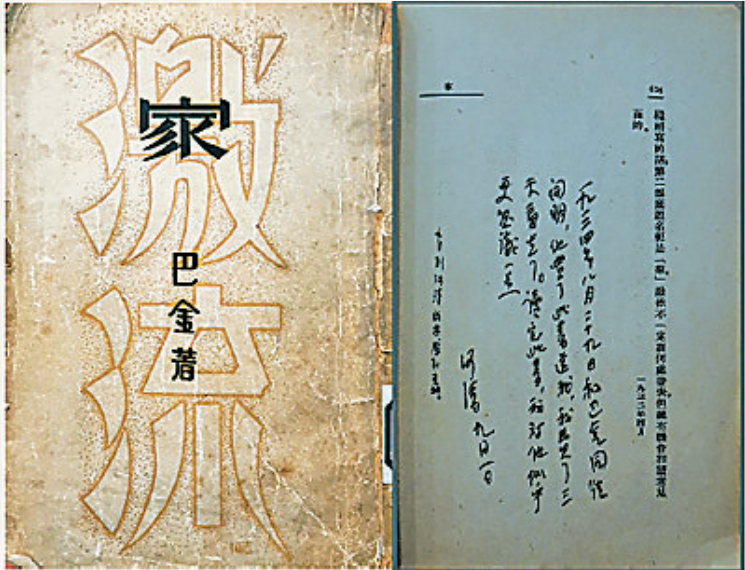
苏州王道兄在安徽,这两天看见我发的朋友圈,说要赶来见面,给他发了山口书局的定位。然后继续想为什么脑海里会出现2012年,结果想到之前和朋友聊的电影《云图》就是2012年公映的,记得我还写了影评,搜索了一下,果然有,但这部电影的情节几乎忘干净了,只记得零星的台词和个别演员。这种时空穿越类电影,总是围绕“存在”与“不存在”叙事,因此总会让人产生现实与非现实混淆的观感。

先看书。之前在岛上书店没能看到诗集的失落,在山口书局得到了弥补,店内的诗集数量很多,排满了整整一个书架,有费尔南多·佩索阿、保罗·策兰、兰波、北岛、廖伟棠、张二棍、尹东柱的诗集。书店对廖伟棠特别厚爱,至少有他的四本诗集在售,拍了照片给

书店里的时间明显是慢的。《星际穿越》中,父亲看见女儿从另一个时空里拿走一本书架上的书。书店里的书架,似乎就具备隔绝与串连时空的功能,我坐在小桌后边视线越过笔记本电脑投放到书架那里,就觉得书架背后有个未知的世界……店内音乐也类似某部科幻片的配乐。

12点多的时候,书店老板从外面回来,签名送了我一本她的诗集《女巫在星期二出现》,聊了一会儿合肥独立书店的状况,合肥的几位诗人梁小斌、祝凤鸣、叶匡政等,以及乡村书店怎么“做大做强”的问题。

下午,王道兄如约到来,在书店里喝了咖啡,聊了天,拍了合影,天色渐晚之前赶回城里。今天在书店待足了近6个小时,这个时长,使我无比确认自己身处2024,而非2012。



开明书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第二版《家》。



开明书店一九三八年特制本《家》。